

趙望秦 著

唐代

咏史组诗

考论

三秦出版社

折戟沉沙鐵未滅
自將磨洗認前朝
東風不與四
郎便銅雀臺
深鎖二喬
折戟沉沙
自將磨洗
認前朝
東風

赵望秦 著

中国古代咏史怀古诗系列研究之一

唐代咏史组诗考论

三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代咏史组诗考论/赵望秦著. - 西安:三秦出版社,
2003.8

ISBN 7-80628-710-8

I. 唐… II. 赵… III. 咏史诗-文学研究-中国-唐代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9207 号

唐代咏史组诗考论

赵望秦 著

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
新华书店经销

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

电 话 (029)7205106

邮政编码 710003

印 刷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7.375

字 数 178 千字

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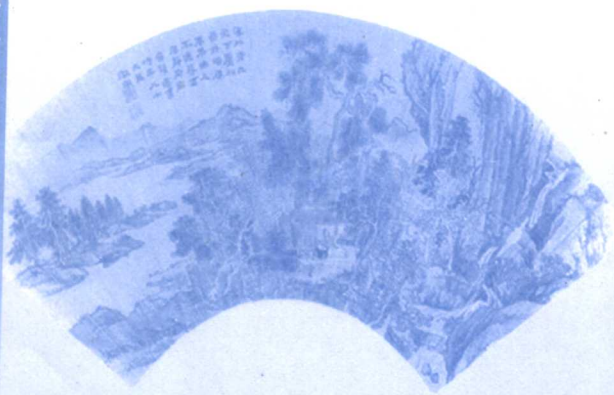
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1000

标准书号 ISBN 7-80628-710-8/K·304

定 价 16.00 元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



序

卞孝萱

西安为汉、唐古都，南京为六朝古都，有志于研究古代文史之青年学子，颇多负笈于这两个历史文化名城，拜师访友，探胜寻幽，学业有成，蜚声士林。我的交游中，赵君望秦获文献学硕士学位于西安，得文学博士学位于南京，现执教于陕西师范大学，在教学、科研两方面均有显著成绩，其所著《唐代咏史组诗考论》即将出版，请我撰序。我素主张文史结合，今观赵君书稿，甚合我心，故不辞衰朽，欣然握笔。

范文澜先生在《中国通史简编》中形容“唐文苑”是“百花盛放”。而咏史之作在绚丽多彩的诗苑里犹如奇葩绽放，其咏史组诗尤为出色，联章动辄百篇，作者层出不穷，堪称蔚为大观。然而，古今的唐诗研究，对此却少涉及，“百花”中冷落一花，不无遗憾。赵君独具只眼，以唐代咏史组诗为研究对象，完成了一项颇具开拓意义的课题。

《考论》由十一篇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专题论文构成。其中有对咏史、怀古、览古、咏古等诗歌体类之渊源及界定，有对唐代咏史组诗发展轨迹的概观及研究现状的介绍，有对吴筠、赵嘏、胡曾、周昙、汪遵、孙玄晏等人咏史之作的重点考论，有对已经散佚的唐五代诗人创作的咏史组诗之稽考，还有对受咏史组诗

影响而创作的咏经、咏子组诗之探讨等等,是迄今为止第一部较全面、系统、深入地研究唐代咏史组诗的专著。

统观书稿,优点甚多,而最显著的优点是表现在文献学与文学的结合上。我曾于1998年在“全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展望及信息交流座谈会”上发言,略谓:“文献学是读书治学的基础学科。中国是文明古国,文献极为丰富。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两个学科应该结合。合则双美,离则两伤。古典文献学者应有相当的文学修养;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,不掌握古典文献学的知识与手段,只能是空谈。”《考论》就是符合我所理想的文学与文献学“合则双美”的成功之作。除首篇外,各篇均从文献记载与板本目录两个角度切入,以考与论结合之法进行研究,考作者生平、作品板本流传及存佚情况,论创作的价值及其影响。考证以实事求是为宗旨,秉承乾嘉学风,或释疑、或补缺、或指瑕、或正误、或考异、或溯源,祛伪存真,披沙捡金。举凡史料记述明确无误,今人考证已获定论者,就不再赘述;史料记述仍存疑窦,今人论证未衷一是者,则详陈个人见解。例如辨析赵嘏生卒,考察胡曾仕履,探究胡曾与周昙《咏史诗》的板本及其流传等,都于前贤之说有所纠补,得出明确可靠的结论,澄清似是而非的歧见。又如考出孙玄晏曾任中书舍人、周昙实为晚唐时人、褚载与符载被混为一人等等,则是填补唐代诗人研究空白之新见。而建立在疏通文献资料基础上的论说部分,视野广阔,见解宏通,分析准确,既不无端拔高贬低,也不刻意标新立异,对唐代咏史组诗的艺术性及其价值给予恰如其分的评析。同时还联系史学、训蒙、讲唱艺术等文化现象来评价咏史组诗的积极影响,如揭示胡曾、周昙诸人的咏史之作与蒙童教育、历史小说创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,无疑

是拓展了研究空间。

诗言志。评诗者当以意逆志。赵君细读周昙《咏史诗》，发现多以帝王诸侯为描写对象，其中又以亡国之君为多，而开国之君反倒寥寥。遂究其原因，晚唐从懿宗朝开始，已处在危亡之中，周昙关注时局，创作《咏史诗》以寄寓隐忧。从首篇《吟叙》“圣人观古贵知今”，次篇《闲吟》“剪裁千古献当今”，足见周昙《咏史诗》是为“献当今”之“圣人”即皇帝而作。此为赵君将文史结合起来研究而获得之卓见。馀不多举。

总之，赵君书稿考证严谨，持论有据，搜罗资料丰富，且驾驭自如，显示出深厚的文献功底和精湛的研究水平，将唐代咏史组诗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，我欢喜赞叹而为之序。

癸未元宵于南京大学冬青书屋

目 录

序	卞孝萱(1)
一 绪论	(1)
(一) 述义	(1)
(二) 唐代咏史组诗概观	(10)
(三) 研究现状	(17)
(四) 本书旨趣	(24)
二 吴筠《高士咏》、《览古十四首》考论	(27)
(一) 事行正误	(27)
(二) 出世高蹈的赞歌	(30)
(三) 全身远害的诚语	(35)
三 赵嘏《读史编年诗》考论	(39)
(一) 生卒再考	(39)
(二) 进士及第误说释疑	(45)
(三) 《读史编年诗》叙说	(48)
(四) 训蒙之败笔	(54)
四 胡曾《咏史诗》考论	(60)
(一) 生平仕履	(60)
(二) 板本叙录	(71)
(三) 注本考索	(77)
甲	(77)
乙	(84)

唐代咏史组诗考论

丙	·····	(87)
(四) 《四库全书》本溯源	·····	(90)
(五) 《全唐诗》本溯源	·····	(91)
(六) 胡曾《咏史诗》与蒙学关系寻缘	·····	(104)
(七) 胡曾《咏史诗》与历史小说	·····	(117)
(八) 胡曾咏史伪作拨迷	·····	(133)
五 周昙《咏史诗》考论	·····	(136)
(一) 时代稽考	·····	(136)
(二) 板本叙录	·····	(138)
(三) 宋本发覆	·····	(142)
(四) 《全唐诗》本溯源	·····	(147)
(五) 《吟叙》、《闲吟》主旨刍见	·····	(162)
(六) 周昙咏史指瑕	·····	(167)
(七) 周昙《咏史诗》与历史小说	·····	(171)
六 汪遵咏史诗考论	·····	(175)
(一) “幼为小吏”说献疑	·····	(175)
(二) 古今本考异	·····	(179)
(三) 步武胡曾	·····	(186)
七 孙玄晏《六朝咏史诗》考论	·····	(190)
(一) 生平勾稽	·····	(190)
(二) 《六朝咏史诗》叙说	·····	(192)
八 崔道融《申唐诗》考论	·····	(197)
九 褚载《咏史诗》考论	·····	(205)
十 大型咏史组诗辑目	·····	(210)
十一 咏经子附论	·····	(213)
参考文献	·····	(218)



一 绪 论

(一) 述 义

咏史 从现存文学史资料看,首篇以“咏史”命题的咏史之作是班固的五言古诗《咏史》。最早对班固的《咏史》进行评价的是钟嵘的《诗品》:“孟坚才流,而老于掌故。观其《咏史》,有感叹之辞”。而艺术上则评为:“质木无文”。^① 这里未涉及对《咏史》之题的释义。至唐六臣注《文选》,方于咏史诗的解题中有所涉及。如王粲《咏史诗》,吕向解题曰:“谓览史书,咏其行事得失,或自寄情焉”。^② 这里不仅对“咏史”作释义,还涉及咏史诗的两种体类,即隐括史传、以史为诗的正体或云传体和感慨寄兴、以史咏怀的变体或云论体。对这后一体类咏史诗,吕向在左思《咏史诗八首》、李善在张协《咏史诗》的解题中说得更具体。《咏史诗八首》解题曰:“是诗之意,多以喻己。”《咏史诗》解题曰:“协见朝廷贪禄位者众,故咏此诗以刺之”。清代学者何焯称为正体与

① 钟嵘撰、陈延杰注《诗品注》卷下及《总论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0年。

② 《文选》卷二一“咏史”类,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《四库文学总集选刊》,1993年。

变体：“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，隐括本传，不加藻饰，此正体也。太冲多抒胸臆，乃又其变。”^①“题之咏史，其实乃咏怀也。”^②日释遍照金刚《文镜秘府论》亦对“咏史”有释义：“咏史者，读史见古人成败，感而作之。”^③虽是承吕向之说，但文字叙述更清晰明白。清人贺贻孙在《诗筏》中评严延之《五君咏》时说：“咏史须如此切当简严，方称古人知己。”^④贺裳在《载酒园诗话》中说：“咏史诗虽是意气棲托之地，亦须比拟当于其伦。”乔亿在《剑谿说诗》中说：“古人著书，皆有故也。作咏史诗，尚师其意。”^⑤此均本钟嵘评班固“老于掌故”之意，盖谓创作咏史诗要准确掌握和叙写史书所记古人事迹及意思。据以上诸多古人之认识及创作实践，咏史之义，可一言以蔽之，谓之为将阅读史传之感赋咏为诗者。今人对咏史诗所下的定义，与古人基本无异。^⑥那么，综合古今人的意见，咏史诗可简要定义为：直接裁

① 《义门读书记》卷四六《文选·诗》之“张景阳咏史诗”条，中华书局，1987年。

② 同上“左太冲咏史诗”条。清人刘熙载《诗概》云：“左太冲《咏史》似论体，颜延年《五君咏》似传体。”

③ 《文镜秘府论》南卷《论文意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0年。

④ 《诗筏》，郭绍虞、富寿荪辑《清诗话续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。

⑤ 《剑谿说诗》卷下，同上。

⑥ 降大任、张仁健《咏史诗注析》附录《试论我国古代咏史诗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。施蛰存《唐诗百话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。袁行霈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第二卷第四编第十章第一节《杜牧与晚唐怀古咏史诗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。胡大雷《文选诗研究》第七章《咏史类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。刘若愚《中国诗学》中译本第五章《中国人的某些观念及其思想、情感的表现方式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，1990年。

取史传上的人物、事件作为题材而赋诗以歌咏之、叹美之、感慨之的诗歌作品。

怀古 怀古与咏史这两类诗,以其基本内容都是写历史人物、事件而很接近,但又以其引发诗兴、赋为诗歌的触媒点不同而有区别。其实,唐宋之前,咏史诗与怀古诗的界线并不很严格,最早在《文选》上就表现出来了。《文选》编有“咏史”一类,其中谢瞻的《张子房诗》,李善解题曰:“沈约《宋书》曰:姚泓新立,关中乱。义熙十三年正月,公(刘裕)以舟师进讨,军顿留项城,经张良庙也。”又曰:“王俭《七志》曰:高祖(刘裕)游张良庙,并命僚佐赋诗,瞻之所造,冠于一时。”刘良解题曰:“晋末,宋高祖北伐,见张良庙毁,乃修之,并命诸人为诗。瞻时为豫章太守,遥以和此。虽是和诗,而实咏之。”案《艺文类聚》卷三六收录此诗而题作《经张子房庙诗》。诗之前半咏张良,后半颂刘裕。谢瞻虽未实际至张良庙,而其所和之原唱诸人乃经张良庙者,则原作内容,亦当如此。可见这些诗作,盖经古人遗迹——张良庙,睹物思人,引起诗兴,遂赋为诗歌。其写作材料已非直接取自史传,而是将平日沉入脑海的史学知识翻出来以为之。显然与阅读史书有感以为之的咏史诗不尽相同。然而,《文选》却将其与咏史诗收入同类,不加区别。不过,看以下诸作,怀古与咏史还是有区别的。卢思道《春夕经行留侯墓诗》:“遂令怀古客,挥泪独无踪。”^① 孙万寿《和周记室游旧京》:“闻君怀古曲,同病亦涟如。”^② 杨素《出塞二首》之二:“据鞍独怀古,慷慨感良臣。历览

① 《文苑英华》卷三〇六“坟墓”类。

② 同上卷三〇九“遗迹”类。

多旧迹，风日惨愁人。”^① 这些诗的诗题虽不标怀古，而诗中却明白说是写怀古。可见，怀古之作，必须有古代遗迹作媒介。最早在诗题中写上“怀古”一语的是陶渊明的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》，论者谓此乃怀古之作，前首缅怀之荷篠丈人，后首缅怀之长沮、桀溺，皆隐居躬耕者。^② 惟此二诗，盖陶渊明欲为归隐躬耕而以诗追怀古人并述己志，并非以睹古人之迹而兴作者，故咏怀的成份更浓。以“怀古”命题的标准的怀古诗，在现存文学史材料中，当以李百药《郢城怀古》一诗为最早。^③ 稍后有刘希夷的《巫山怀古》、《蜀城怀古》、《洛川怀古》，^④ 及陈子昂的《白帝城怀古》、《岷山怀古》。^⑤ 可见，入唐以后，咏史与怀古从诗题上开始有所区别，但还不十分严格。如李涉《怀古》一诗云：“尼父未适鲁，屡屡倦迷津。徒怀教化心，纡郁不能伸。一遇知己

① 《文苑英华》卷一九七“乐府”类。

② 陶渊明撰、王孟白校笺《陶渊明诗文校笺》卷三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；陶渊明撰、王瑶编注《陶渊明集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3年；陶渊明撰、龚斌校笺《陶渊明集校笺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。

③ 《全唐诗》卷四三。

④ 同上卷八二。

⑤ 同上卷八四。案《咏史诗注析》附录《试论我国古代咏史诗》云：“以‘怀古’为题，则始见于唐代陈子昂有《白帝城怀古》、《岷山怀古》两首。”时隔十多年，作者又于一九九九年的《晋阳学刊》第五期上发表《关于咏史》一文，仍然认为：“‘怀古’字样见于标题的，则始于唐代陈子昂的《白帝城怀古》、《岷山怀古》两诗。”此说实误。即使以陈子昂与刘希夷比较，也可能是刘诗较陈诗为早。据傅璇琮主编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·初盛唐卷》，刘希夷生于高宗永徽二年（651），约卒于高宗调露元年（679）。而陈子昂约于调露元年方自蜀入京游太学，途中作《岷山怀古》、《白帝城怀古》。

言,万方始喧喧。至今百王则,孰不挹其源。”^①一点古迹的影子都没有,纯属咏史之作。又如晚唐周昙咏史绝句一百九十五首,除前二首外,均以人名为题,编集称为《咏史诗》,而胡曾有咏史绝句一百五十首,均以地名为题,自编集亦称为《咏史诗》。再如汪遵咏史诗集称为《览古》,^②其中既有以地名为题者,也有以遗址为题者。看来,唐人并未刻意划分。《文苑英华》卷三〇一“追述”类,其中多有咏史之作。又卷三〇六、卷三〇八、卷三〇九所收均有怀古诗,却细分为“坟墓”、“怀古”与“遗迹”三类。又卷三二〇有“祠庙”一类,亦为怀古诗。《唐文粹》卷一五有“怀古”类、“怀贤”类,后者乃咏史之作。又卷一八有“咏史”类。则北宋时也是大致区分而已。至元代,诗人方回为“怀古”释义曰:“怀古者,见古迹,思古人,其事无他,兴亡贤愚而已。”^③清人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说:“怀古诗乃一时兴会所触。”^④沈德潜在《说诗晬语》中说:“怀古必切时地。”^⑤据以上诸多古人之认识及创作实践,怀古之义,可一言以蔽之,经见古人之遗迹而赋诗以缅怀古人之事迹。今人于此,大抵亦然,参见上述咏史诗所注引之数家论著。那么,综合古今人的意见,怀古诗可简要定义为:登临目睹古代旧址、古人遗迹而赋诗以追怀往事、寄兴感慨的诗歌作品。

① 《全唐诗》卷四七七。

② 洪迈《万首唐人绝句》卷七四。

③ 元方回编、李庆甲集评《瀛奎律髓汇评》卷三《怀古类》小序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年。

④ 《随园诗话》卷六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2年。

⑤ 《说诗晬语》卷下,丁福保辑《清诗话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年。

览古 从古代诗歌创作实践上看,以此为题者,并非与咏史、怀古不同的另一类诗。其意有时指观览古籍,有时指游览古迹,所以,单单从诗题上看,往往不能确定所写为咏史,抑怀古?必须通读全诗,方可区分。以览古为诗题的作品,早在西晋就有了。《文选》的“咏史”类收入卢谿《览古诗》一首,吕延济解题曰:“尝览史籍,至蒯相如传,睹其志,思其人,故咏之。”这显然是咏史之作。如清人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一四谓:“咏史有三体:……为隐括其事,而以咏叹出之,张景阳之咏二疏、卢子谅之咏蒯生是也。”亦以卢谿《览古诗》为咏史之作。“览古”之题,《文镜秘府论》南卷《论文意》有释义曰:“诗有览古者,经古人之成败咏之是也。”这显然是指怀古诗。陈子昂有《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》,诗序曰:“丁酉岁,吾北征,出自蓟门,历观燕之旧都,其城池霸业,迹已芜没矣。乃慨然仰叹,忆昔乐生、邹子、群贤之游盛矣。因登蓟丘,作七诗以志之。寄终南卢居士,亦有轩辕之遗迹也。”^①除第一首《轩辕台》外,其余六首以人名为题,却都是怀古之作。李商隐《览古》一诗,^②盖览金陵之六朝遗迹而作。王士禛《带经堂诗话》卷四:“门人江子辰六淹贯古今……《览古诗》一卷,则康熙丁巳,适河东,行役道路之所作也。”显然为怀古诗。吴筠《览古十四首》均为览阅古书而兴发感慨的咏史之作,如其四云:“闲居览前载,惻彼商与秦。”又其五云:“吾观《采苓》什,复感《青蝇》诗。”又其十一云:“吾观太史公,可谓识道规。”^③孙玄

① 《全唐诗》卷八三。

② 同上卷五四〇。

③ 同上卷八五三。

晏有《览北史》三卷，杨维桢有《览古》四十二首。^①皆为咏史之作。可见，览古一语或谓览古史，或谓览古迹。那么，以览古为题之诗，要根据具体内容定其为咏史抑怀古，不可一概而论。^②

咏古 唐人有以“咏古”为题之作，如刘禹锡《咏古二首有所

- ① 《宋史》卷二〇八《艺文志》别集类；《杨维桢诗集·铁崖乐府》卷八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。
- ② 张浩逊《唐诗分类研究》第七章《唐代的咏史怀古诗》：“怀古诗又称览古诗或吊古诗。”案此笼统地说览古诗就是怀古诗，似有不妥。又案逯钦立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·梁诗》卷一一录吴均《览古诗》曰：“尝稽真仙道，清淑祕众烦。秦皇及汉武，焉得游其藩。既欲先宇宙，仍规后乾坤。崇高与久远，万物莫能存。矧乃恣所欲，荒淫伐灵根。安期反蓬莱，王母还昆仑。”再，胡大雷《文选诗研究》第七章《咏史类》四《中古咏史诗形态的发展趋势》亦谓：“从卢湛《览古》形态而来的，如陶渊明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》与吴均《览古》。吴均之作实为游仙”。兹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本《韵语阳秋》卷一二：“汉武好大喜功，黷武嗜杀，而乃斋戒求仙，毕生不倦，亦可谓痴绝也。李颀《王母歌》云……。吴筠《览古诗》云……。”乃作唐人吴筠诗。惟“祕”，影宋本作“祛”，“万物莫能存”，影宋本作“物莫能两存”。又检《四部丛刊初编》影印校宋明嘉靖刊本《唐文粹》卷一四上《古调歌篇一》有道士吴筠《览古十四首》，《全唐诗》收入卷八五三，此诗即其中的第六首，文字与影宋本同。惟“焉得游其藩”下尚有二句：“情扰万机屑，位骄四海尊。”又“荒淫伐灵根”下有六句：“金膏恃延期，玉色复动魂。征战穷外域，杀伤被中原。天鉴谅难诬，神理不可谖。”又“王母还昆仑”下有二句：“异术终莫告，悲哉竟何言。”可知此诗确为唐人吴筠作，而非南朝梁人吴均诗。只是宋人葛立方在引录时有所删节而已。逯先生未细审而误收，胡先生仍承此误，且又误咏史为“游仙”之作。

寄》，前首咏汉武帝陈皇后事，后首咏汉光武帝阴皇后事。^①又如李涉《咏古》，盖咏姜尚助武王伐纣，君臣际会。^②此均为咏史诗。但“咏古”一辞，后人更多的是作为诗评术语使用。冯班《钝吟杂录·古今乐府论》：“李西涯作诗三卷，次第咏古，自谓乐府。”案李东阳有《拟古乐府》之作，据其《拟古乐府引》云：“间取史册所载，忠臣义士，幽人贞妇，奇踪异事，触之目而感之乎心，喜愕忧惧，愤懣无聊不平之气，或因人命题，或缘事立义，托诸韵语，各为篇什。”知此以乐府体咏史，冯氏则称为咏古。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卷四六《文选·诗》之“谢宣远张子房诗”条：“从衰周说起，议论剧有根柢，自神武以下，兼叙今事，盖咏古兼应教也。”此将怀古称作咏古。沈德潜《说诗晬语》卷下：“咏古诗未经阐发者，宜援据本传，见微显阐幽之意。”下举王维《西施咏》、李东川《谒夷齐庙》等诗为例。此将咏史诗、怀古诗统称为咏古。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一：“余每作咏古、咏物诗，必将此题之书籍，无所不搜；及诗之成也，仍不用一典。”此以咏古指咏史。又卷五：“咏古诗有寄托固妙，亦须读者知其所寄托之意，而后觉其诗之佳。”下举卢雅雨《题李广庙》、自作《题邯郸庙》等诗为例，均为怀古之作。此又以咏古指怀古，张谦宜《缜斋诗谈》卷二《统论下》条：“咏古体，取古事，而讽谕己怀，不露声色议论为妙，然亦有用议论而妙者。”又卷五《李义山》条：“《北齐二首》，不说他甚底，罪案已定，此咏史体。”咏古体与咏史体相对而言，则以咏古谓怀古。朱庭珍《筱园诗话》卷三：“咏古七绝尤难，以词意既须新警，而篇终复须深情远韵，令人玩味不穷，方为上乘。”下举陈元孝《题秦

① 《全唐诗》卷三五四。

② 同上卷四七七。